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爱

袁莉 白思社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dit le kronne, que l'électricité n'était pas re

Le balcon où se t
ses toits. Très bas, au dessus d

Maria a ~~quitte~~ quitté la salle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Qu
Le couloir, par terre, étai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où elle se ~~tenait~~ maintenant

déjà l'hôtel est plein.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à c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爱

袁莉 卢思社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法]杜拉斯著;袁莉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1

ISBN 7-5313-2179-3

I. 爱… II. ①杜… ②袁…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892 号

L'amour, La femme du Gange ©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33 千字 印张:6¼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张 文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79-3/I·1895 定价:11.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编者说明：《爱》是小说，《恒河女子》是电影剧本，然而它们讲述的是同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劳儿·V. 斯坦茵与米歇尔·理查逊在中断多年后重新在萨塔拉城追忆他们的爱情。两种文类，同一情结，故合为一册。

目录

爱 1

恒河女子..... 85



爱

袁 莉译

一名男子。

他伫立着，眺望着：沙滩，大海。

潮水退去，海波不兴，季节难以确定，时间，缓缓的。

男子站在沙滩的一条木板路上。

他身着深色衣服，脸部轮廓清晰。

他目光清澈。

他一动不动，凝视着。

大海，沙滩，海滩上浅浅的水洼，静静的，孤零零的。

在男人和海之间，沿着岸边，远远的，有个人在走。另一个男人。他也穿着深色衣服。这个距离看不清他的脸。他走着，来来回回，路程不短，距离却总差不多。

在沙滩某处，眺望者的右边，进行着一种闪烁的运动：水从一个个水洼流出来，变成小溪，变成河，许多河，汇入那个咸咸的深渊。

左边，一个闭着双眼的女子，坐着。

走路的男子除了眼前的沙地，什么也不看，他离得很远，脚步不停，很有规律。

两个男人和闭着眼的女子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她靠墙坐着，那里是沙滩的尽头，墙外便是城市。

眺望者位于女人和在岸边走路的男子之间。

由于那名男子在不停地节奏缓慢而均匀地走动，三角持

续变形，重构，却总不消失。

男子的步伐规律得像囚犯。

夜幕降临。

海天一体，远处，夕阳将大海和天空染红了。

三个，暮色中他们三个，组成迟滞的网。

男子一直这样走，来来回回，在海天之间，但那个眺望的人挪动了位置。

三角有规律的变形终于结束。

他在动。

他也开始走。

近处，有个人在走。

眺望者在女人和远处的男人之间走过，那个男人正像囚犯似的走来走去。听得见他落在沙滩木板路上啪啪的脚步声。这脚步没有规则，飘忽不定。

三角渐渐变形，渐渐消失。这变形不过刚刚发生：实际上，这男子走过时，有人听见，也有人看见。

有人听见：脚步声渐去渐远。路过时，这男子理应看一看那个闭着眼坐在路上的女子。

果然，脚步声停了，他看着她。

现在只有那名沿着海岸行走的男子，保持着他一成不变

的运动。他似个囚犯般地不停走动。

女子被注视着。

她双腿伸直，仿佛嵌进墙里，那儿光线晦暗。她依然双眼紧闭。

她以为别人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正被别人注视着。

面朝大海，脸色苍白。双手半埋在沙里，和身体一样一动不动。她的力量被控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逃亡的时刻被控制。她不知不觉，莫名其妙。

脚步声又起。

没有规则，飘忽不定，他开始走。

又一次停下。

又一次出发。

眺望的男子走了。脚步声若隐若现。我们看见他走向一座堤坝，堤坝远离女人，女人又远离着沙滩上行走的男子。堤坝的那面是另一座城市，确确实实却遥不可及，另一座城市，蓝色的，已经给刺上了几点电灯的光芒，然后是其他城市，还有其他：同样如此。

他到达了堤岸，却没有过去。

他停下，然后坐了下来。

他坐在沙上，面对大海。对于沙滩，海，行走的男人，闭着双眼的女人，他都显得漫不经心。

有一阵子他们谁也不看谁一眼：

那个囚犯般沿海岸走来走去的疯子，那个紧闭双眼的女

人，还有那个坐着的男人。

四周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冒出一声叫喊：

那个先前眺望的男子这时不由自主地闭紧了双眼，面色苍白地朝着天空大喊了一声。

一声叫喊，朝着堤岸发出的叫喊：

这声叫喊发出后，在整个空间回荡，似有若无。它撕破了夜幕和滞重的空气。伴着行走男人的脚步，丝毫不停，也不减慢。

可她，她却孩子气地慢慢抬起胳膊，捂住了双眼，如此停了片刻。

他，那个囚犯，看到了这个动作：朝女子转过头来。

胳膊又放了下来。

故事。故事开始了。早在海边行走，喊叫，动作，潮起潮落甚至光线变化之前，故事就已经开始。

可是现在变得清晰。它落在了沙里，落在了海上。

眺望的男子走了回来。

听得见他的脚步声，看得见他从堤坝的方向走来，他的脚步缓慢。目光恍惚。

离木板小路越近，响声越大，是一种尖叫，饥饿的尖叫

声。那是海鸥，一直在步行的男子头顶盘旋。

这不，又听到了这名眺望男子的脚步声。

他从女人面前走过。回到开始的地方，停下。看着她。

我们把这个男子称作旅行者——若是碰巧必要的话——
依据他缓慢的步伐和迷失的目光。

她睁开双眼。看见了他，于是她瞧着他。

他走近她。停下，站在她的面前。

他问道：

“您在这儿做什么，天快黑了。”

她清楚地答道：

“看看。”

她指着眼前的的大海，沙滩，蓝色的城，沙滩后面白色的
首都，眼前的全部。

他转过身：沿着海岸步行的男人不见了。

他又向前跨了一步，靠在墙上。

他就站在她身旁。

光线时强时弱，不停地变幻。

忽而泛白，忽而泛灰，不停地在变，变。他说：

“天色在变。”

她转向他，不太情愿地开了口。她的嗓音清澈，也很柔
和，却含着一丝恐惧：

“您听到喊声没有。”

她的口气并不期待回答，然而他答道：

“听到了。”

她又转向了大海。

“您早上就来了。”

“没错。”

寥寥几语，非常清楚，她指着周围那一片空间，解释道：

“这儿，直到那条河，就是萨塔拉。”

她不说了。

光线仍然在变化。

他抬起头，看着她刚才所指的地方：他看见在萨塔拉的尽头，朝南的方向，消失的男人又回来了，在一群海鸥的包围下，向他们走来。

一步一步非常有规律。

就像天色的变化。

出乎意外。

再看天色：是天色。它在变，然后突然凝住。光线慢慢扩散，发亮，凝住，天光明亮。旅行者说：

“天色。”

她看看天。

行走的男子到达他刚才来来回回走时停下的地方。站住。他转过身来，看，他也在看，稍等一会儿，还在看，然后出发，走过来。

他走过来。

悄然无息。

到了。他在靠墙站立的旅行者面前停下。一双蓝色的眼睛，无比清澈，却毫无神采。他指指四周，声音洪亮地问：

“发生什么事了？”

又补充道：

“亮光凝住了。”

口气十分迫切。

光线凝住了，非常耀眼。

他们看着周围凝固的耀眼的天光。旅行者首先说：

“还会变的。”

“您这么以为。”

“是的。”

她默不做声。

他走近靠墙的旅行者。蓝色的目光透着热望。他伸出手，指着墙后。

“您住那个旅馆？”

“对，没错，”他补充道，“我今天早晨到的。”

她一直不说话，注视着凝固的天光。他绕过旅行者，目光重新投向天空。

“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不可能。”

寂静：跟天色一样，海啸声也凝固了。

蓝色的目光重新定在了旅行者的身上：

“您不是第一次来萨塔拉。”

旅行者不知如何作答，好几次他试图开口。

“就是说……”他停住了。

他的话没有回音。空气也如光线一般凝固了。

他还想试着回答。

他们并没等他开口。